

我和班长过雪山

■谭发贵



1935年6月(作者写为5月),中央红军占领川西天全,12日从大碛岷出发前往川西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途中要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夹金山。由于山上空气稀薄,终年积雪,天气变幻无常,时而晴空万里,时而狂风大作,飞雪夹着冰雹,被当地人称为“神山”,歌谣中唱道:“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征服的第一座雪山。在衣单、赤脚、缺粮和缺氧的艰难困苦条件下,翻越大雪山是对红军官兵们的生死考验。本文作者谭发贵,当时是不到12岁的红军小战士。文章记述了李班长和其他红军战友关爱、鼓励和帮助谭发贵过雪山的感人故事,生动体现了红军将士坚忍不拔、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和团结一心、亲密无间的战友情谊。

一九三五年五月底的一天,为了和兄弟部队红四方面军会师,我们红一方面军从天全出发了。

当时我是三军团十二团三营九连最小的一个战士,还不到十二岁。我背的枪是一支短短的“小金钩”,它的长短跟我的身材差不多,腰里有两个麻辫子手榴弹,行起军来,它滴拉当唧地敲打着我的屁股,还带的有子弹、刺刀和洋镐;因为从天全到红四方面军的驻地——达维,路程很远,沿途人烟稀少,为了翻越海拔四千多米、积雪终年不化的夹金山,我们每个人都背了三斤玉米。背这么重,道路这么遥远艰巨,这对我是一个新的考验。

我们的小队伍浩浩荡荡地沿着通向夹金山的小河沟往上走,这是一个深邃而又漫长的峡谷地带,除了奔流的小溪,再就是湿漉漉的草丛和荆棘。在这峡谷地带,我记不清走了多久,白天走,夜晚也走。同志们脚上的草鞋被水沤、路磨,早破得大窟窿小眼的了,但却没时间来修补。我们都这样想:赶快翻过夹金山,见到四方面军就好了。

有一天晚上,又是夜行军,同志们走得又累又困,走不远就停下来歇一会儿,或者边走边打瞌睡,常常是前面的人站下了,后面的人还不知道,直到碰了鼻子才醒过来,有的同志就埋怨道:“老天爷也跟咱们作对,怎么还不到天亮?”天亮了,大家伸伸懒腰,迷迷糊糊地揉着惺忪的睡眠,不知谁忽然叫了一声:“那不是夹金山?”我抬头看去,只见一座巍峨的大山,像巨人似的矗立在我们前面,天边白茫茫一片,银白色的山尖,直直地插在半天云里,我曾经爬过三十里高的老山界,还爬过无数的高山峻岭,但跟眼前这座山比起来,它们不要低多少倍。这时,大家都兴奋地喊道:“同志们,加油哇!”我们李班长很和蔼地对我说:“小鬼,看着没有?可别掉队呀!”说着,顺手把我的“小金钩”拿过去挂到他自己肩上了。我小心翼翼地紧跟在他屁股后面,当时我确实怕掉队,因为同志们纷纷说,一旦掉了队,不但找不着队伍,性命还有危险。看着那白花花的大雪山,我更加紧张了,心想,这要掉了队,前没村,后没店,就是不叫野兽吃掉,也得活活饿死冻死在山上。班长在前面走,我的两只眼死死盯着他那一双沾满了烂泥的脚板,

一刻也不放松。我下决心要跟上大部队,但我个儿小,腿又短,班长慢步走,我就得快步走;班长的步子要是稍快一点,我就得跑步才能跟上。走着走着,我满身是汗,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后面的一个战士对我说:“小鬼,来把‘背包’给我!”另一个战士连话也不说,就把我的米袋接过去了。李班长一次又一次安慰我说:“不要紧,小鬼!只要我们这个班在,就有你在;只要我们过得去夹金山,你也能过得去。放心吧,别害怕!”大伙都不断鼓励我。

走到山下,忽然刮起北风,天气骤然寒冷了。这里的树枝上满结着长长的、晶莹的树挂,构成了一片银装的景色。六七月在江西,正是酷暑盛夏、炎热难当的时候,但在这山谷里却是寒风凛冽、冷彻肌骨的冬天。队伍在夹金山脚下休息了一个多钟头。同志们都利用这段时间捡柴,烧饭,补草鞋。我因为不会补草鞋,就去捡柴,班里的同志又怕累着了,关心地对我说:“小鬼,你只管看火烧水就行啦,别的事由我们大人来干!”这样,我的任务就只是坐在那里看火。大家把草鞋补好了,其他工具准备齐全了,饭也煮熟了。是什么饭呢?不是别的,仅是两小洋瓷碗用白水煮熟的玉米,一没盐,二没油,但就这个,每人也只准吃一碗,剩下的那一碗得带到山上才能吃。饭虽然这么少,同志们那种阶级友爱的精神却是无法形容的,大家都互相谦让着,大人让小鬼,小鬼让病号,谁也不肯先吃。有人只吃几口,有人只吃半碗。在这个时候,玉米真比黄金粒子还要值钱得多呀!

刚吃完饭,号声响了,部队又开始忙忙碌碌地前进了。有的同志说说话,有的同志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甲板,捆屋草,房子扫干净,工农的敌人不可拿毫分……”大家的脚虽在峡谷里泡肿了,磨烂了,但情绪仍然非常高涨。上山的道路,已经被前面的同志踩出来了,从层层万年积雪中,露出了一条满是尖溜溜碎石子的道路,我一开始走就感到非常扎脚。我们爬呀,爬呀,不知什么时候到了半山腰。往上看,山还高得很,前边同志们的影子在弯曲的小道上摇晃着;往下看,只见刚才休息过的地方,像一块小小的庄稼地。四处灰蒙蒙、冷清的,我们看不见太阳,也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只是气喘吁吁地向上爬着。

我的草鞋在峡谷里就已经烂了,虽然休息时班长替我补过,但经这尖溜溜的碎石子一磨,它又破了,冰冷的石子像尖刀一样割裂了我的脚,疼痛直直地穿透了我的心窝。要爬过这座大山,没有草鞋怎么行呢?在山下我怕破了,果然现在就破了。我不由地惊叫了一声:“我的草鞋破了!”刚说完,前面一个同志回过头来对我说:“不光是你一个人的草鞋破了,你看!”他跳起脚让我瞧,原来他的草鞋只剩了前半截,赤着的后脚掌一片血肉模糊,裂了好几个长长的血口子。他继续说道:“小鬼,我们的草鞋破了,但我们革命的意志没破呀!你叫喊什么?”我原本是无意中叫了一声,经他这一说,我感到非常惭愧,脸顿时烧红了。李班长这时也说话了,他说:“同志们!山高怕慢汉,路长日月熬,金沙江、大渡河都挡不住我们,难道夹金山过不去吗?加油!爬过大山就是胜利!”听了他们的话,见了他们那种坚毅态度,给了我新的力量和鼓励,我暗暗对自己说:“谭发贵,就是死也死在夹金山那边,坚决爬过去!”每当我向前迈一步时都狠着心,把牙咬得紧紧的。草鞋虽然破了,但总比

没有它要好得多,我沿路捡些破旧的草绳和碎布条,在脚上裹了又裹,缠了又缠,一步一拐地往上爬。陡峭的夹金山,上边同志的脚就像踩在后边同志的头上一样,滚滚的雪块、雪团和纷纷的雪花,从上面落下来,落在同志们脸上、脖颈上。又爬了一程,我的肚子一股劲咕咚咕咚地叫,劳累加上饥饿,使我的两只小腿哆嗦不停,一点也不听我的使唤。我腰里虽然有一小洋瓷碗玉米,但没到山顶,我也不敢早早吃掉。正走着,我以前缠在草鞋上的破草绳、烂布条都被石头磨断了,两只脚掌上,水泡一个连一个,脚后跟上的裂口,直往外滴血,痛得我寸步难行。就从这里开始,我看到了万年积雪里,有死马、死骡子、铜锅……更令我又害怕又伤心的是有的同志牺牲在冰窖里,我实在不忍心去看那种情景了。李班长眼里流着泪,上来架着我的膀子说:“小鬼,我架着你,咱们慢慢地爬吧!”我们连的张指导员对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喊道:“我们绝不能让一个同志掉队,我们要发扬阶级友爱精神,坚持到胜利!”他一人就替有病的同志背了三支枪,他的话虽然只有几句,但那磅礴无比的力量,却震撼着每个人的心。我挣脱了班长的手,继续往上爬着。

越走天气越冷,风也越大,冻得大家上牙打下牙,嘴唇、舌头都有些麻木而僵硬了。我估摸着时间大概已经不早,大家都坐下来休息,摸出了随身带的那一小碗玉米,准备吃了再往上爬。“哎呀!”我掏出玉米一看,不禁吓呆了,玉米冻得硬邦邦的,活像一块石头,咬也咬不动,这可怎么办?离山顶还有好远不说,就是到了山顶还要下山呢,原指望用这碗干粮充饥的,现在倒好,冻成冰疙瘩了。我怔怔地看着班长,李班长也看着我,四目相对,他不说什么话,就是到了山顶还要下山呢,原指望用这碗干粮充饥的,现在倒好,冻成冰疙瘩了。我怔怔地看着班长,李班长也看着我,四目相对,他不说什么话,就

穿过了山腰浓密的云层,我们爬上了夹金山的第一个高峰。一到这里,我就觉得头发晕,天旋地转,直想呕吐,气管像被什么东西堵塞了似的,呼吸越来越困难,肚子也胀得难受。我这时很害怕,便对班长嗷嗷嗷道:“班……长……我……”班长架着我的膀子,安慰我说:“小鬼,别怕,坚强些!同志们会照顾你的!”虽然他也是走一步喘几口气,身子摇摇晃晃的,但他仍然用尽全身力气扶我。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很自然地又想起了过去的一切……

从我参加部队的那天起,我虽然也扛枪打仗,是个革命战士,但因我年龄小,个儿矮,常常给班里同志增加麻烦,那真可以说是干活不多,累赘不少。行军时,他们帮我背米袋,背背包,甚至连子弹袋、“小金钩”都替我背上,怕我掉了队;宿营时,他们打热水给我洗脚,夜晚给我盖被子。尽管这样,他们从来没有不耐烦、不高兴的表现,总是那样亲切,那样和蔼。尤其令我难忘的是李班长对我的关心……我的上衣太大,裤子太长,李班长就亲自给我改;夜晚行军时,我把衣服刚破了,天亮休息时,他叫我去休息,把破衣服脱给他来缝补,没有针线,他找这个,找那个,想尽各种办法,直到衣服缝好为止。因为我的脚小,大草鞋不能穿,他又利用休息时间给我打小草鞋。常常是我睡醒一觉了,他还坐在我身旁,全神贯注地打草鞋呢。为了我,不知牺牲了他多少休息时间,耗费了他多少精力!他是江西兴国人,个儿不高,两只眼睛圆圆的、大大的,嘴巴稍稍有点往上翘,一行军,他就

低声哼着兴国山歌:“红军出发打长沙,打倒土豪资本家……”行军的疲累,生活的艰苦,战斗的紧张……好像都没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

班长扶着我走了一程,我们三营营部的驮马也跟上来了,这原是给营首长用的,现在却驮了八连的一个小鬼。一见驮子,我就对班长说:“班长,让我揪着驮子尾巴走吧!要不,会把你累坏的。”班长喘喘气,点点头,我就揪着驮子尾巴往上爬了。驮子不懂人性,它哪管后面有人,又是拉屎,又是撒尿,驴粪蛋掉在我的脸上,驴尿溅到我的身上,我眼里、耳里、头上、身上,几乎没一处干净地方,但不管怎样,我揪着驴尾巴的双手一点也不放松。

夹金山高,但高不过红军战士顽强的意志,我们终于胜利地到达了山顶。从山顶往下看,白花花的云海,云头起伏,波浪翻滚,刚才爬过的那座山头,像一只小小的拳头,显得又小又孤单。这时,才好不容易看到太阳,原来它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悄悄躲到西边上了。它带来了万道彩霞,给这积满白雪的夹金山罩上了一件绚丽的外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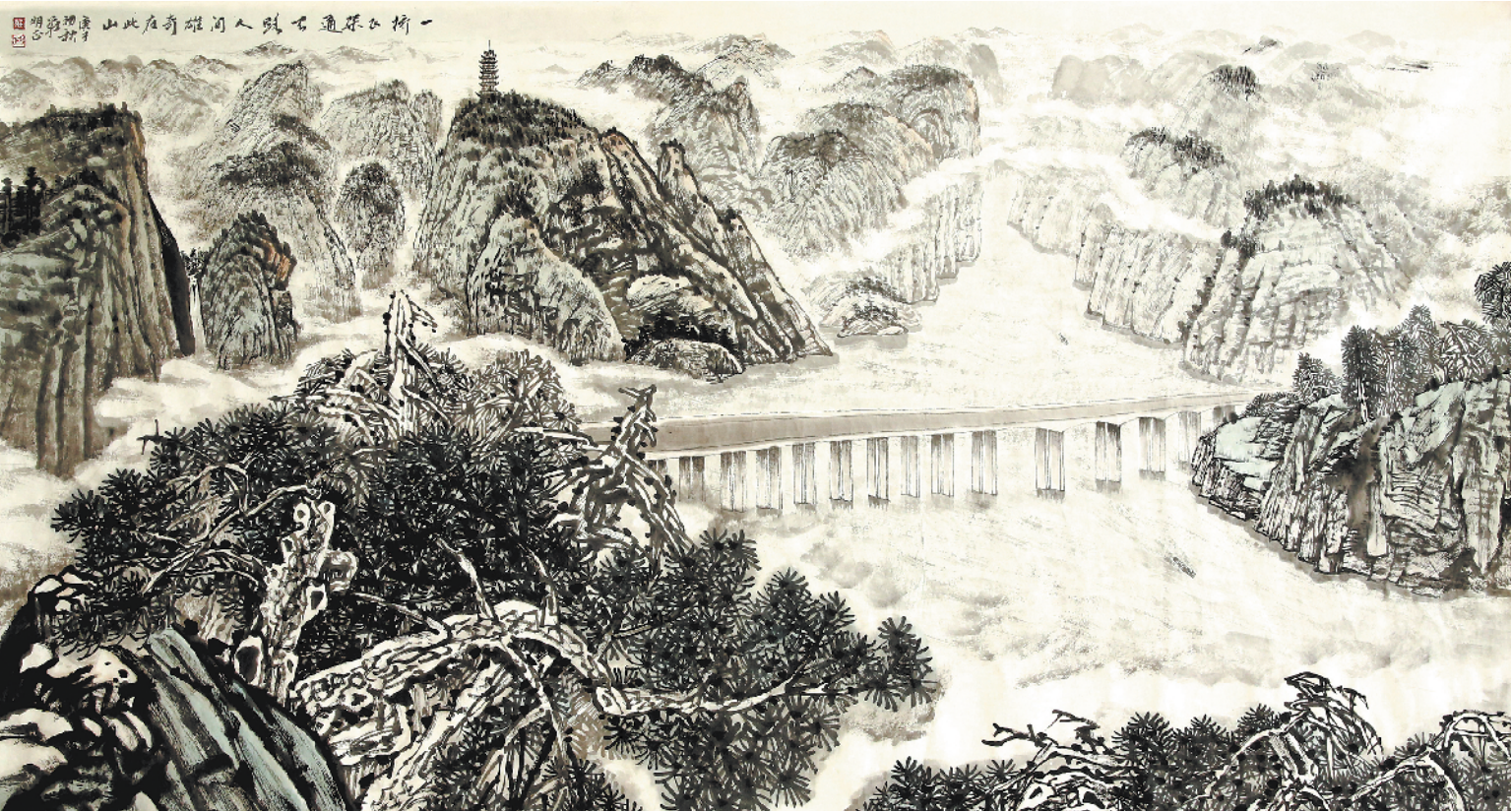
在山顶上,我真是一步也不愿意再挪动了,真想倒在山头美美地睡上一觉,但这是不行的,同志们都赶快撕了被单或衬衣当包脚布,准备赶快下山去,但我什么也没有,光着脚板下山怎么办呢?我暗暗着急了,这时李班长就把他仅有的一块破被单给了我,我问他:“班长,你用什么呢?”他看着我,笑着说:“我是大人,火气旺,脚板硬,不用包也行!”他说得那么自然,那么乐观,叫我一点也看不出他有任何勉强的神气,但我知道他是在宽我的心,我把被单还给他,他坚决制止了我。

在山顶,我口渴得要命,但在这高与天齐的山上,哪里有水喝呢?我只好弯腰抓一把雪放到嘴里。班长看了,对我说:“小鬼,你看咱们多不简单,能吃上万年雪了!”从山顶往下走,路上全结了冰,人们不是走在走,简直是在向下滑!滚!班长不知在什么地方又给我找来了一根小棍,给我当拐棍用。我在前,班长在后,他一会儿提醒我:“小心点,往左!”一会儿又嘱咐我:“把腰弯下去,步子迈小点。”那时,我确实不知道他为什么待我这样亲切,这样好,我曾心中问过我自己:“班长他们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以后,我问过班长,他连考虑都没考虑,冲口而出:“为了什么?小鬼,在家靠父母,在革命部队靠党,靠同志,因为咱们是阶级弟兄啊!”是,就是因为有在部队里有这样好的阶级弟兄,有这种二十世纪最崇高、最伟大的感情,我这个十二岁的、还不懂生活意义的孩子,才有可能翻过了那海拔四千多米、积雪终年不化的夹金山!

谭发贵 出生于1923年,四川越西人。文中身份为中央红军第3军团12团3营9连战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解放军第106医院副院长。1997年逝世。



倾听原文



人间雄奇在此山(中国画)

庄明正作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残阳如血,在扎拉村外的小河边,安屏看着远处杀马造饭的场景,她已经预感到这可能是这支红军的最后一战,更有可能是他……她不敢想下去了,从挎包里取出那件柞绸马甲,她要亲眼看见他穿上,幻觉中这是她为他精心编织的护身盔甲。他听从了,缓缓地脱下破烂的军装。倏然,她的眼睛被刺痛了,她走到他的面前,伸出纤细的手指,轻轻地抚摸他的胸膛,一处、两处、三处伤痕,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然后他走了,带着他的特务团,穿插到了三条山。战斗持续了几个昼夜,隆隆的炮火响彻方圆百里……

8年之后,安屏才得到他的消息。于是她千里迢迢跑到华北抗日战场,重新出现的他,下颌被子弹打穿了,嘴角有些歪斜,说话瓮声瓮气,腿也瘸了。安屏再也看不到她所熟悉的英姿了,不过他的眼神依然刚毅。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这个人是他吗?在简短的对话之后,她越来越怀疑他是一个冒牌货。她使出最后一招来鉴别他的真伪,她用手枪顶在他的脑门上,命令他脱下军装。他听从了,从容不迫地把胸膛袒露在她的眼前。

是的,她确实没有看见她曾经抚摸过的那个等边三角形,它们似乎被更多的伤疤覆盖了……她很快就知道了,这些伤疤,都是在同日军作战中留下的。他本名易晓岚,原是国民党特工。8年前,他冒充她的心上人——在三条山战斗中“牺牲”的红军团长凌雪峰,潜入延安,试图暗杀红军高级将领,破坏红军同东北军的谈判,但是在关键时刻,民族大义唤醒了他的良知。他调转枪口,击毙了前来协助他的特务,保护了红军首长,并且被作为战斗骨干派往华北战场。一路浴血奋战,他从连长升至旅长。他把每次战斗都当作最后一战,写过十几封遗书,并秘密嘱托女友桑叶在他牺牲之后把这些遗书交给组织。正因为他舍生忘死,每次战斗之后他不仅活着,而且屡建功勋,名气越来越大。

知道了这一切,她的热泪夺眶而出。她替他保守了这个秘密,并鼓励他找机会向组织坦白。终于,在一场空前激烈的战斗之后,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他向政委坦陈了一切。让他瞠目结舌的是,政委告诉他,组织上掌握他的全部历史,早就得出结论,定性他为抗日英雄、革命功臣。

在他的担架边,她握着他的手说,原来你是英雄。

以上是我的新作“英雄山”系列长篇《穿插》和《伏击》中的两个情节梗概。

创作“英雄山”的灵感来自于资料里的一个信息:西安事变之前国民党派了一个特务潜入延安搞破坏,被破获了。这个信息一直悬浮在我的想象世界里,激起了很多记忆,逐渐打通了我的思维,最终同我梦寐以求的境界融会贯通,于是故事和人物呼之欲出,跃然纸上。毋庸置疑,作品里所有人物,特别是《穿插》的主人公凌雪峰和《伏击》的主人公易晓岚,他们的身上都镌刻着我的个人痕迹,寄托着我的英雄理想。这一点,要从我的成长过程讲起。

我19岁参军之初,即到边境参战。关于生存与毁灭、责任与利益、荣誉与耻辱等,有过懵懂而又比较深刻的体验。回顾当时情景,表现总体不错,“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保家卫国,马革裹尸在所不辞”等警句背得滚瓜烂熟。我是全团同一批新兵中在战场上第一个立三等功的。5年之后第二次到边境执行轮战任务,我已经是排长了,意气风发,每逢战斗行动,钢盔一戴,冲锋枪一背,二话不说就出发了。此后,我提前晋升了职务,还在战斗间隙写了几部中篇小说。那段战地生活是我人生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在以后的创作中,每当设计一场战斗,我的脑海里就有鲜活的形象,山川、河流、丛林、道路、高地……当然还有军人的心跳。我是凝望着记忆中的战场来描述战争,因此我笔下的战争,是有声有色的,也是富有诗意的。

战争生活结束后,我一直在部队基层工作,担任连队主官、军师两级政治部干事,并坚持业余文学创作。上世纪90年代末,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毕业之后,我留在解放军出版社当编辑,并以一些开国将军的经历为基本素材,塑造了诸如梁大牙等英雄形象。虽然我塑造的每一个人物都有

原来你是英雄

徐贵祥

鲜明的性格和独特的传奇经历,但总是感觉意犹未尽。于我而言,挖掘英雄永远在路上。

在“英雄山”的创作准备阶段,我阅读了大量资料,至少有三个新发现。其一,从一部关于长征的回忆录里得知,当时的很多红军领导人是科学家、艺术家和经济学家,这些知识刷新了我对“革命”“红军”这些概念的既有认知,一群新型红军官兵的形象从此在我的想象世界里落地生根了。其二,虽然国民党上层消极抗战,但是在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中,还是有比较高亢的抗战呼声。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并且暗中帮助红军,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贡献。其三,许多民间的抗战故事催人泪下,动人心弦,令人深思。这三个新发现,在不知不觉中构成了我创作“英雄山”系列人物的立体结构:有强烈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精英,凝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军人和觉醒了国家意识并被激活了英雄主义精神的底层百姓,以他们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作为灵魂统领作品的结构方向,展示那个时代中华民族的觉醒、怒吼和艰苦卓绝的战斗风貌。

我曾经看过一个资料,抗战初期四川安县一老者送儿出征。他送给儿子一块粗白布做成的旗帜。旗帜的正中央写着一个斗大的“死”字,旗帜的两边分别写着“我不愿你在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这面旗和这些文字,让我非常震撼。这个故事几乎被我原封不动地“穿插”到《伏击》里面,一支由工人、农民等组成的敢死队,就是举着这面旗,高喊这段誓言冲向战场的。在构思这个场景的时候,我的耳畔时常响起毛泽东主席的精辟论断:“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个声音推动我的创作之手跟随英雄的足迹纵横驰骋。彼时彼刻,我不再是一个作者,而是一个战士,我把我自己的灵魂都化在那片战场上,同时也为此而血脉偾张。

事实上,两部作品的两个主人公凌雪峰和易晓岚,都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舍生忘死,向死而生。我常常梦想,我就是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梦,我还梦想,总有一天有人会对我说,原来你是英雄。



长征

第4979期